



等待 (外一首) ★李轶贤

所有的花儿
在你必经的路上
望眼欲穿

所有的花儿
只盼着你的温柔眼神
轻轻一吻

春风啊
请你转过身来转过身来

酝酿了三个季节的花事
就像怀孕临产的母亲
焦急地等待孩子呱呱坠地

我仿佛听到花儿呢喃
在耳边
蜜甜又幸福

花儿的心事

露珠是昨夜未干的泪
百灵鸟的歌声嘹亮
唤来了蓬勃的朝阳
也唤醒了满园的芳香

亿万年前香水铺子
穿越时空
依旧闪闪发光香气袭人

花儿的心事
粘在蜜蜂的翅膀上
飞向远方
春天啊
你可千万别打盹儿

我想
把花儿的心事分一半于掌心

让它
如紫燕般呢喃
如孩子般活泼纯净
时刻，于我的掌心开放
蜜甜又温柔

梅花是大海的眼睛（组诗） ★沈文军

梅花从枝头飘落时
落在大海上
海那么深，梅花的红
一直红到海底

船开过的地方
梅花的香跟着
一整天都不散

梅花是大海的眼睛
它看浪怎么起来
又怎么落下去
看云飘到哪里

它看着我们
在甲板上呼吸
呼出的气有海的腥咸
呼着呼着，就成了雾

在海边

风吹着船，我拿起弹弓
想起当年种的那棵树
树枝伸过去时
你刚好低下头

想起我在你窗前
等夜深，用石头敲玻璃
敲一下，灯亮一下
敲一下，灯再亮一下
一直敲到天亮
敲得灯都藏起来了

现在海风还在吹
石头又回到手里
只是那扇窗户
换成了一片，没有回音的水

海平线

海浪涌来，海鸟
在呼叫灵魂，我在走路
我游过许多山川、草原、湖泊
但仍觉得故乡更好
因为有故人的魂魄
翻腾在金江上
我躺在灵裕桥的黄昏
听炒锅里的雨声
噼噼啪啪的响
雨声在海里翻滚出——
我走过的海平线

最忆清明时： 白花、红歌与少年泪

舒幼民/文

岁岁清明，今又清明，最忆清明时。随着岁月流转，我对清明的情怀愈发深厚。年年清明年年过，儿时的清明节记忆，尤为深刻，非但未因时光流逝而淡忘，反而愈发鲜明清晰。

我的小学时光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度过。那时，常要学军、学农、学工，参与学校活动。节假日远没有如今多，旅游、度假等概念全无。但唯独对清明节情有独钟，每到清明，同学们便早早期盼，兴奋得睡不着觉。

因为清明节，学校会组织全体师生到烈士陵园祭扫。这是一项严肃而神圣的活动。清明前夕，班主任便会通知大家穿白衬衣。家贫的同学没有，也会缠着大人借或买，定要穿上。我幸有哥哥穿过的白衬衣，长些也无妨，有便高兴。同学们开心，还因清明节要自带干粮当午饭。每家每户总会想方设法为孩子准备，或带馒头，或带“番薯捞指”（一种用番薯粉掺水揉团，单手捏成煮熟的食品），或带糯米饼，便算不错了。更开心的是，还能向家长要几分钱，一般能要到5分，有的同学能带一角，心里甜滋滋的。

清明节那天，大家准备妥当，早早到校。班主任宣布路途和祭扫纪律，给每人发一朵小白花，佩戴在胸前，再系上红领巾，以班级为单位，两列成队，神情严肃。每个班级前有两个同学并排拿花圈，花圈也是同学们自制，一侧写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另一侧写着某某学校几年级几班敬献。拿花圈的同学特别自豪，一路上受许多家长和行人注目。我记得自己曾有3年被老师指定拿花圈，用今天的话说，责任重大、使命光荣。那个年代，老师常教育大家，幸福生活是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要当好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

大家一路神情肃穆地向烈士陵园行进。一小时路程，班长会带领大家唱革命歌曲，至今旋律仍在耳畔萦绕。“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如今哼唱，心窝依然热乎乎，豪情依旧澎湃。

大家一路高歌，缓步走进烈士陵园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毛泽东同志的语录：“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这段语录，每个学生都能背诵。我们敬重地将花圈敬献给烈士们，聆听工作人员讲解烈士们的英勇事迹。同学们静静聆听，泪水不知不觉湿了白衬衣，那是发自肺腑的真挚感情。接着，同学们

轻轻祭扫、抚摸烈士墓冢，生怕惊动长眠于此的烈士们。瞻仰着一块块墓碑，特别是看见“无名烈士墓”，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他们为我们英勇献身，连名字都未留下，同学们从默默流泪变成抽泣，全班围着无名烈士墓碑，放声痛哭。有同学说，他牺牲了，不知家在哪儿；有同学说，他爸爸妈妈一定在找他……幼稚的童声，幼小的心灵，浸染着红色基因，在那个年代，显得弥足珍贵。当年学生对生命、生死、牺牲的理解或许不深，但都能刻骨铭心地感受到烈士们的付出是为了国家、民族、人民，一定要接好他们的班，接过他们的旗帜，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

那个年代的学生最能背诵的名言是：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特别在清明节，老师要求大家反复诵读。那时，鲜有课外书。小学阶段只在午间读报课上，读到了雷锋日记，读到了焦裕禄的事迹……到了中学，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同学们中间争相传阅。中学语文老师还特意把他摘录的《资本论》节选让我抄，我用圆珠笔足足抄了一个暑假，约30万字。我感觉一些人生价值观就在这些字里行间潜移默化地形成，至今难以改变。中学阶段，每年祭扫烈士陵园仍风雨无阻。

岁岁清明，今又清明。学生年代的每一个清明节，始终铭记于心。祭奠英烈情深，传承精神意浓浓。一个世界观的形成或许就在一堂生动的思政课上，从这个意义理解，一个节日给予我们的人生启迪重大。缅怀英烈祭忠魂，抚今追昔思奋进。曾记否，黄洋界上的炮声、南昌城头的枪声、湘江血战的壮烈、长津湖上的激战……告慰这些远去的英烈，最好的方式是永远记住他们，并将更好的今天献给他们。

时光荏苒，清明依旧。那些稚嫩脸庞上的泪水，那些铿锵歌声里的信仰，早已沉淀为民族血脉中深沉的力量。如今，当我们在杏花春雨中吟诵“路上行人欲断魂”时，更不应忘记，还有另一条路上，曾有无数的行人，为了千万人能够安然寻觅酒家与杏花村，而永远停下了脚步。他们的“断魂”，铸就了山河无恙；我们的铭记，便是清明的真意。这或许就是节日与传承最厚重的内涵——在慎终追远中，让一种精神穿越时光，照亮来路，也指引去途。

清明，从古节到家常

莫爱蓉/文

“清明长长节，做到端午歇”。这句关于清明扫墓祭祀的话，温岭人基本都知道。多年前，同学告诉我，她家正月十五要到祖坟送灯祭祖，清明节就不去扫墓了，因为实在太忙，只要在端午之前去送灯祭扫就行。初次听同学这么说，我大为惊奇。我老家箬山都是在清明节这一天举家去扫墓，除非是新坟，会提前一天祭拜，最晚不过两天，一定要完成扫墓。后来，听儿子说他朋友家在重庆，过年回家累得不行，正月初一就上山扫墓，我稍感惊讶，毕竟地域不同，习俗有差别。

清明，起源于先秦时期，如今早已不是简单标记春耕的节气，也不只是4月5日的祭扫，而是集古代上巳节、寒食节与清明节“三节合一”的节日常。

上巳节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节日，源于周代的“祓禊”。阳春三月，人们踏青沐浴，洗去尘垢与不祥。《周礼·春官·女巫》中记载“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意思是每年按时祓除不祥，用香草煮水沐浴。《诗经·郑风·溱洧》中“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蕢兮”一句，描绘了青年男女踏青，在水边手持兰草、互赠芍药的场景。上巳节凝结了中国人对春天的独特情感。如今，卫生条件好了，我们无需再去河边沐浴。国家法定清明节放假三天，学生放春假，大家踏青游春，让上巳节的习俗得以完好延续。

关于寒食节，最动人的传说莫过于介子推。春秋时，介子推随重耳流亡，他“割股啖君”。重耳复国后，介子推携母归隐。文公下令放火，逼其出山，介子推宁死不屈，抱母而亡。文公悔恨不已，便令在其忌日禁火寒食，以示哀悼。或许这是节日起源后附会的传说，但寒食节因此有了忠孝与淡泊的精神内核。

古代，寒食节禁火吃冷食。老家箬山清明节家家都蒸松糕、做菜团子。清明节不像其他节日那样隆重地烧一桌大鱼大肉菜，而是简单地蒸热松糕、菜团子吃。松糕、菜团子都是适宜的冷食，古时人们正是吃这类食物过寒食节的。

寒食节过后是清明节气，两节只差一两天。唐

玄宗于开元二十年颁布敕令，将寒食节扫墓“编入五礼，永为定式”，从法律上确立了寒食祭祖的地位。由于与寒食节在日期上几乎重合，唐代开始出现双节并过的现象。随着时间推移，寒食节禁火、吃冷食的习俗因不便民生而慢慢淡化，其祭祖的功能被更富生机的清明节“接管”。我国幅员辽阔，各地风俗不同，祭祀扫墓时间也不一样，“清明长长节，做到端午歇”实属正常。

箬山民俗源于闽南，带有明显的“河洛”文化印记，非常重视清明节。记忆中的清明节，我是被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唤醒的。一大早，已婚妇女就挑着祭品到天后宫祭祀。上午到学校读书，下午学校放假。那时国家还没规定清明放假，但学校尊重箬山习俗，放假半天，让孩子们随家长上山扫墓。在外工作的人们也请假赶回家，吃了松糕、菜团子后，全家男女老少，从刚满月的抱手娃娃到七八十岁的老人都得去。年轻妇女、姑娘穿着新衣，打扮得漂漂亮亮，带着五色彩纸、纸钱冥币、香火鞭炮。男人拿着锄头簸箕，去祭拜早已仙去的祖辈们。

先扫太太的坟。男人们至少得挖三簸箕的土，女人和孩子则清理坟头上的杂草。倒上三簸箕土后，孩子们开始在坟上压彩纸，女人们则点起香火，给先辈烧纸钱。她们双手合十，念念有词，求祖先庇佑。在一阵阵鞭炮声中，去扫太太的墓。论辈一一扫完时，天色已不早，回首望望山头，都被红挂彩，鞭炮声此起彼伏。几十年眨眼而过，但清明回家扫墓的习俗一直没有改变。

“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清明也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它标志着气温回升，适合春耕。如今，清明是法定节假日，我们更可以从容地回家，在祭扫中勿忘“忠孝廉节”，追思先辈，在阳光明媚的春天里踏青，赏百花争艳，过一个肃穆与生机兼具的清明。

在这个连接生死、贯通古今的日子里，我们清扫的不仅是先人的坟茔，更是自己内心的来路；我们踏青赏春，拥抱的不仅是当下的生机，更是绵延不绝的未来。清明，就这样以它特有的方式，让一个民族在慎终追远中，生生不息。

梦境 ★戴志伟

我找寻的不是大海
也不是江南
只是一滴
与我灵魂交融的雨露
只是它太过幽微
于是我说起大海
又说起江南

大海 江南 雨露
我已经分不清了
只梦到早春的江南烟雨
飘到汹涌的波浪边
只梦到烟笼的瀚海
化作绵绵春雨
下在了西湖
落在了江南
回到了大海

春祭与春味

陈明华/文

清明是长长的一个节日。在温岭，过清明并非单日的热闹，前后几日，海风中都裹着艾草与鼠麴草的苦香。一半是祭祖的庄重，一半是踏春的鲜活，这便揉成了海边人家独有的清明滋味。

我父母走得早，母亲离开快六年了，父亲也走了三年。每年清明，我们三兄弟无论多远都要赶回温岭。每年清明节，我们都会做青箬。天刚蒙蒙亮，小叔和小婶准是第一个上门帮忙的。屋里最重要的事，就是做青箬。温岭人不说青团，只叫青箬，这是清明雷打不动的标配。

做青箬的原料，是清明前从田埂边采的鼠麴草。嫩叶青油油的，顶着细碎的小黄花，带着山野的清苦气。洗净后焯水，捣成软糯的青泥，再和上糯米粉与粳米粉，反复揉到面团不粘手才算好。我总记得母亲在世时，最讲究咸馅。春笋切得碎碎的，混着自家腌的咸菜、豆腐干和五花肉，炒得喷香。我和弟弟总蹲在灶台边，看着青箬馅炒熟。甜馅则是黑芝麻、红糖和豆沙。裹好的青箬垫上新鲜笋叶，上锅一蒸，出锅时青碧油润，咬一口糯韧回甘，草香混着馅香，这是刻在温岭人骨子里的春味。老一辈人常念叨，吃了青箬，一家人清清白白、平平安安。

除了青箬，食饼筒是清明餐桌的另一个主角。薄饼皮烙得柔韧透光，裹上炒面、豆芽、笋丝、蛋丝，满满一卷，咬下去层次分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卷食饼筒、话家常，刚扫完墓的肃穆，慢慢就被这烟火气暖化了。

清明当天，三兄弟把家事安排妥当，便和小叔一同出发去祭拜父母。半路绕到镇上，买上一桌八碗菜，这是给爸妈准备的祭品，半点马虎不得。扫墓是力气活，我们用镰刀除草，清理坟头的灰尘和落叶，蘸着水细细擦拭墓碑。山上风大，烧纸钱时火星子乱飞，大家总要小心护着，别烧了旁边的茅草。一切收拾妥当，摆上青箬、食饼筒和酒水香烛，按长幼依次跪拜，心里默默说着家里的近况，报一声平安，诉几句想念，让长眠的父母知道，后辈们都好好的。

折几枝嫩柳插在坟头，春风一吹，新绿轻轻晃，像是和先人轻声说着话。温岭靠海，不少先人葬在依山傍海的坡地。站在坟前，能望见远处海面波光粼粼，海风裹着春风吹过来，心底的哀思也多了几分开阔。老一辈人说，先人守着海，就是盼着子孙出海平安、归家顺遂，这是海边人家独有的牵挂。

祭扫完，便是慢悠悠的踏春。温岭的清明，悲不伤、喜不闹，恰到好处。孩子们摘了柳条编帽子，戴在头上跑跳。老话讲“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折柳戴柳，是惜春，也是祈福。大人们沿着田埂走走，看油菜花漫山金黄，听溪水叮咚作响，或是去滩涂吹吹海风，看渔船归港。不赶行程，不凑热闹，一家人安安静静，把思念融进春光里。家门口插几枝柳条，嫩绿垂落，添了春意，也盼着家宅安稳。

清明长长节，过完这几日，年也就真正翻了篇。没有华丽的仪式，没有刻意的煽情，温岭人的清明，藏在青箬的香气里，藏在扫墓的虔诚里，藏在一家人相伴的烟火里。它提醒我们不忘来路，感念先人，也教我们珍惜眼前的春光与团圆。

在这个日子里，我们不仅祭奠血脉的源头，更在寻常的吃食与仪式中，将一种关于“家”的温情与坚守，郑重地传递下去。清明，让离散的因思念而归拢，让绵延的因记忆而牢固。

吃完最后一个青箬，清明就算过了。日照常往前赶，可这口带着海风与青草香的味道，这份对先人的念想，就这么一年年传下来，成了我们温岭人心里最踏实、最温暖的根。

